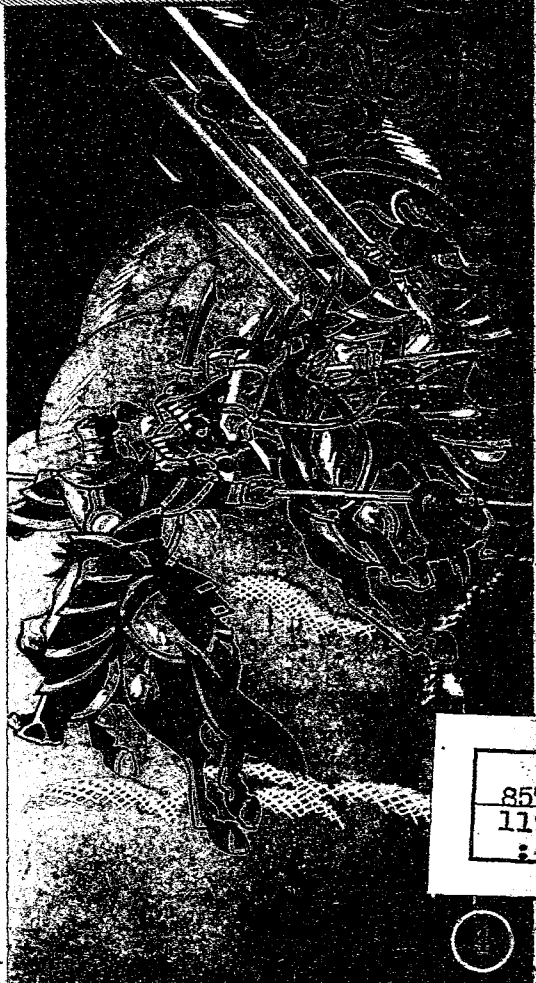


故事一百種

弦高犒軍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7.61
119.3
24



弦高犒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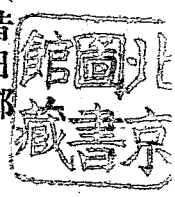
話說周襄王十二年，晉文公一日坐朝，謂羣臣曰：『昔日鄭

弦高



弦高犒軍

人無禮於孤，今又背
晉向楚，吾欲合諸侯
問罪何如？先軫曰：
『諸侯屢動矣，今以
鄭故，又行徵發，非所
以靖中國也。——況
我軍行無缺，將士用
命，何必外求？』文公



808341

曰：『秦君臨行有約，必與同事。』先軫對曰：『鄭爲中國咽喉，故齊桓公欲霸天下，每爭鄭地，今若使秦共伐，秦必爭之，不如獨用本國之兵。』文公曰：『鄭鄰晉而遠於秦，秦何利焉？』乃使人以兵期告秦，約於九月上旬，同集鄭境。

文公臨發，以公子蘭從行。蘭乃鄭伯捷之庶弟，昔年逃晉，仕爲大夫。及文公卽位，蘭周旋左右，忠謹無比，故文公愛近之。此行蓋欲藉爲向導也。蘭辭曰：『臣聞：「君子雖在他鄉，不忘父母之國。」君有討於鄭，臣不敢參與其事。』文公曰：『卿可謂不肯本矣。』乃留公子蘭于東鄙——自此有扶持他爲鄭君之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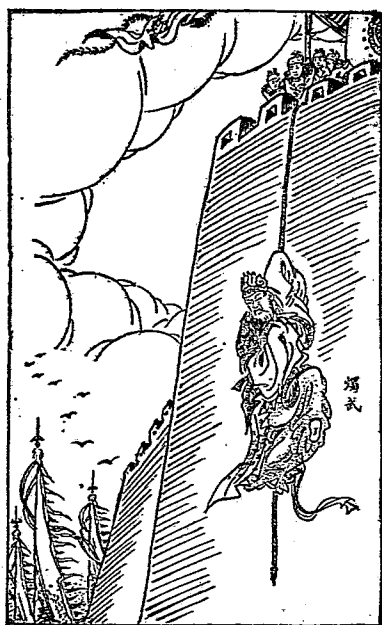
晉師旣入鄭境，秦穆公亦引著謀臣百里奚，大將孟明視，副將杞子逢孫楊孫等，車二百乘來會，兩下合兵，攻破郊關，直逼曲



滑，築長圍而守之。晉兵營于函陵，在鄭城之西，秦兵營于汜南，在鄭城之東。遊兵日夜巡警，樵採俱斷。慌得鄭文公手足無措。大夫叔詹進曰：『秦晉合兵，其勢甚銳，不可與爭；但得一舌辯之士，往說秦』

公使之退兵。秦若退師，晉勢已孤，不足畏矣。」鄭伯曰：「誰可往？」說秦公者？」叔詹對曰：「佚之狐可。」鄭伯命佚之狐。狐對曰：「臣不堪也，臣願舉一人以自代，此人乃口懸河漢，舌搖山嶽之士。但是老不見用，主公若加以官爵，使之往說，不患秦公不聽矣。」鄭伯問：「是何人？」狐曰：「考城人也。姓燭，名武，年過七十，事鄭國爲圉正，三世不遷官，乞主公加禮而遣之。」鄭伯遂召燭武入朝，見其鬚眉盡白，偃僂其身，蹢躅其步，左右無不含笑。燭武拜見了鄭伯，奏曰：「主公召老臣何事？」鄭伯曰：「佚之狐言汝舌辯過人，欲煩汝說退秦師。」燭武再拜辭曰：「臣學疏才拙，當少壯時，尙不能建立尺寸之功，況今年老筋力旣竭，言語發喘，安能犯顏進說，動大國之聽乎？」鄭伯曰：「子事鄭三世，老不見用，孤之

過也。今封子爲亞卿，強爲寡人一行。『佚之狐在傍贊言曰：『大丈夫老不遇時，委之于命，今君知先生而用之，先生不可再辭。』燭乃受命而出。』



稟見穆公，穆公問：『是誰人？』武曰：『老臣乃鄭之大夫燭武是。』

時二國圍城甚急，燭武知秦東晉西，各不相照；是夜命壯士以繩索縋下東門，逕奔秦寨，將士把持，不容入見。武從營外放聲大哭，營吏擒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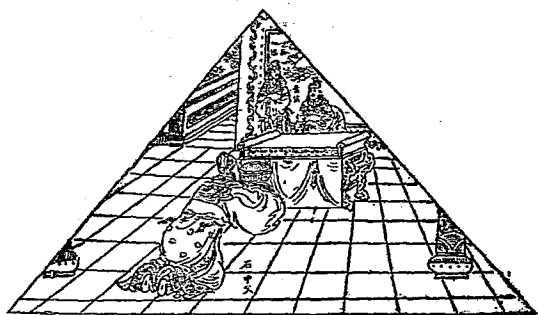
也。『穆公曰：『汝哭何事？』武曰：『哭鄭之將亡耳！』穆公曰：『鄭亡，汝安得在吾寨外號哭？』武曰：『老臣哭鄭，兼亦哭秦。鄭亡不足惜，獨可惜者秦耳！』穆公大怒曰：『吾國有何可惜？言不合理，卽當斬首！』武面無懼色，從容而言曰：『秦晉合兵臨鄭，鄭之亡，不待言矣。若亡鄭而有益於秦，老臣又何敢言？不惟無益，又且有損。况出兵勞師費財，以供他人之役乎？』穆公曰：『汝言無益有損，何說也？』燭武曰：『鄭在晉之東界，秦在晉之西界，東西相距千里之遙；秦東隔於晉，南隔於周，能越周晉而有鄭乎？鄭雖亡，尺土皆晉之有，於秦何涉？夫秦晉兩國，比鄰並立，勢不相下；晉若強，則秦益弱矣。爲人兼地，以自弱其國，智者計不出此——且晉惠公會以河外五城許君，旣入而旋背之，君所知也。君之施于晉

者累世矣。曾見晉有分毫之報于秦乎？晉侯自復國以來，增兵設將，日務兼并爲強。今日拓地于東，既亡鄭矣；異日必思拓地于西，愚且及秦。君不聞虞虢之事乎？假虞君以滅虢，旋反戈而及虞；虞公不智，助晉自滅，可不鑒哉？君之施晉，既不足恃；晉之用秦，又不可測。以君之賢智而甘墮晉之術中，此臣所謂「無益而有損」，所以痛哭者也！」

穆公靜聽良久，聳然動色，頻頻點首曰：「大夫之言是也！」百里奚進曰：「燭武辯士，欲離吾兩國之好，君不可聽之。」燭武曰：「君若肯寬目下之圍，定立盟誓，我國棄楚降秦；君如有東方之事，行李往來，取給于鄭，猶君外府也。」穆公大悅，遂與燭武歃血爲誓，反使杞子、逢孫、楊孫三將，留卒二千人助鄭戍守，自己帶

兵回國。早有探騎報入晉營，文公大怒，狐偃進曰：『秦雖去不遠，

臣請率偏師追擊之，軍有歸心，必無鬪志。可一戰而勝也。既勝秦，鄭必喪膽，將不攻自下矣。』文公曰：『不可。寡人昔賴其力，以撫有社稷，且無秦，何患不能圍鄭？』乃分兵一半，營於函陵，攻圍如故。鄭伯謂燭武曰：『秦兵之退，子之力也；晉兵未退，如之奈何？』燭武對曰：『聞公子蘭有寵於晉侯，若使人迎公子蘭歸國，以請成於晉，晉必從矣。』鄭伯曰：『此非老大夫，亦不堪使也。』石申父曰：『武勞矣，臣願代一



行。』乃攜重寶出城，直叩晉營求見。文公命之入，石申父再拜，將重寶上獻，致鄭伯之命曰：『寡君以密邇荆蠻，不敢顯絕，然實不敢離君侯之宇下也。君侯赫然震怒，寡君知罪矣！不腆之物，願効贄於左右。寡君有弟蘭，獲侍左右，今願因蘭以乞君侯之憐。君侯使蘭監鄭之國，當朝夕在廷，其敢有二心？』文公曰：『汝離我於秦，明欺我不能獨下鄭也；今又來求成，莫非緩兵之計，欲俟楚救耶？若欲我退兵，必依我二事方可。』石申父曰：『請君侯之命。』文公曰：『必迎立公子蘭爲世子，且獻謀臣叔詹出來，方表汝誠心也。』石申父領了晉侯言語，入城回復鄭伯。鄭伯曰：『孤未有子，聞子蘭昔有夢徵，立爲世子，未嘗不可；但叔詹乃吾股肱之臣，豈可去孤左右？』叔詹對曰：『臣聞：「主憂則臣辱，主辱則臣死。」』

「今晉人索臣，臣不往，兵必不解；是臣避死不忠，而遺君以憂辱也。臣請往。」鄭伯曰：「子往必死，孤不忍也。」叔詹對曰：「君不忍於一詹，而忍百姓之危困，社稷之隕墜乎？捨一臣以救百姓而安社稷，君何愛焉？」鄭伯涕淚而遣之。

石申父同侯宣多，送叔詹於晉軍，言：「寡君畏君，二事俱不敢違；今使詹聽罪於幕下，惟君侯處裁。且求賜公子蘭爲敝邑之世子，以終上國之德。」晉侯大悅，卽命狐偃召公子蘭於東鄙，命石申父侯宣多在營中等候。晉侯命烹叔詹，叔詹善辯。晉侯赦之。不一日，公子蘭取至，文公告以相召之意，使叔詹同石申父侯宣多等，卽以世子之禮相見，然後跟隨入城。鄭伯立公子蘭爲世子，晉師方退——自是秦晉有隙。

到了周襄王二十四年鄭文公捷薨，羣臣奉其弟公子蘭卽

位，是爲穆公。是冬，晉

文公薨，世子驩卽位，

是爲襄公。

話分兩頭，却說：

秦將杞子、逢孫、楊孫，

三人屯戍於鄭之北

門，見晉國送公子蘭

歸鄭，立爲世子。忿然

曰：『我等爲他戍守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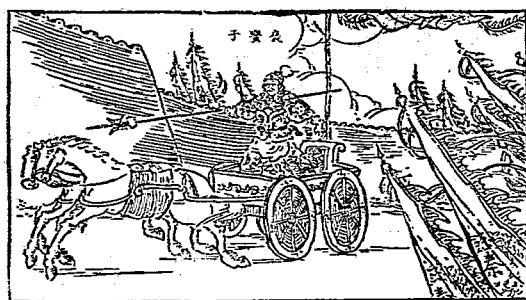
以拒晉兵，他又降服



晉國，顯得我等無功了。」遂密報本國，秦穆公心亦不悅；只礙着晉侯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及公子蘭卽位，待杞子等無加禮，杞子遂與逢孫、楊孫商議：「我等屯戍在外，終無了期，不若勸吾主潛師襲鄭，吾等皆可厚獲而歸。」正商議間，又聞晉文公亦薨，舉手加額曰：「此天贊吾成功也！」遂遣心腹人歸秦，言於穆公曰：「鄭人使我掌管北門之鎖鑰，若遣兵潛來襲鄭，我爲內應，鄭可滅也。晉有大喪，必不能救鄭；況鄭君嗣位方新，守備未修，此機不可失。」秦穆公接此密報，遂與蹇伯及百里奚商議。二臣同聲進諫曰：「秦去鄭千里之遙，非能得其地也，特利其俘獲耳。夫千里勞師，跋涉日久，豈能掩人耳目？若彼聞吾謀而爲之備，勞而無功，中途必有變。夫以兵戍人，還而謀之，非信也；乘人之喪而伐之，非仁

也；成則利小，不成則害大，非智也；失此三者，臣不知其可也！『穆公不悅曰：『寡人三置晉君，再平晉亂，威名著於天下；今晉侯卽世，天下誰爲秦難者？』鄭如困鳥依人，終當飛去；乘此時滅鄭，何不利之有？』蹇叔又曰：『君何不使人行弔於晉，因而弔鄭，以窺鄭之可攻與否？毋爲杞子輩虛言所惑也。』穆公曰：『若待行弔而後出師，往返之間，又幾一載。夫用兵之道，疾雷不及掩耳，汝老嫗何知？』乃陰約來人：『以二月上旬，師至北門，裏應外合，不得有誤。』於是召孟明視爲大將，西乞術、白乙、丙副之；挑選精兵三千餘人，車三百乘，襲鄭。

三帥自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師，至明年春正月，從周北門而過。孟明曰：『天子在是，雖不敢以戎事謁見，敢不敬乎？』傳令左



右，皆免胄下車。前哨牙將褒蠻子。驍勇無比；纔過都門，卽從平地超越登車，疾如飛鳥，車不停軌。孟明嘆曰：『使人人皆褒蠻子，何事不成？衆將士譁然曰：『吾等何以不如褒蠻子？』於是爭先攘臂呼於衆曰：『有不能超乘者，退之殿後！』——凡行軍以殿爲怯軍，敗則以殿爲勇——此言殿後者，辱之也。一軍凡三百乘，無不超騰而上者；登車之後，如疾風閃電一般，霎時不見。時周襄王使王子虎同王孫滿往觀秦師過訖，回復襄王；王子虎嘆曰：『臣觀秦師驍健如此，誰能敵者？此去，鄭必無幸矣！』王

孫滿時年甚小，含笑而不言；襄王問曰：『爾童子以爲何如？』滿對曰：『禮過天子門，必卷甲束兵而趨；今止於兔胄，是無禮也。又超乘而上，其輕甚矣。輕則寡謀，無禮則易亂。此行也，秦必失敗。』却說鄭國有一商人，名曰弦高，以販牛爲業；自昔王子頽愛牛，鄭衛各國商人，販牛至周，頗得重利。今日弦高尙襲其業。此人雖則商賈之流，倒大有愛國之心，排患解紛之略；只爲無人薦引，屈於市井之中。今日販了數百肥牛，往周買賣；行近黎陽津，遇一故人，名曰蹇他，乃新從秦國而來。弦高與蹇他相見，問：『秦國近有何事？』他曰：『秦遣三帥襲鄭，以十二月丙戌日出兵，不久卽至矣。』弦高大驚曰：『吾父母之邦，忽有此難，不聞則已，若聞而不救，萬一宗社淪亡，我何面目回故鄉耶？』遂心生一計，辭別了

蹇他，一面使人星夜奔告鄭國，教迅速作準備；一面打點犒軍之禮，選下肥牛二十頭隨身，餘牛俱寄頓客舍。當即自乘小車，一路



迎秦師上去，來至滑國，地名延津，恰好遇見秦兵前哨。高犒攔住前路，高叫：『鄭國有使臣在

此，願求一見！』前哨報入中軍，孟明倒吃一驚，想道：『鄭國，如何便知我兵到來，遣使臣遠遠來接？且看他來意如何？』遂與弦高軍前相見，弦高詐傳鄭君之命，謂孟明曰：『寡君聞三位將軍，將行師出於敝邑，不腆之物，敬使下臣高遠犒從者。敝邑居乎大國之間，外侮迭至，爲至勞遠戍，恐一旦不戒，或有不測，以得罪於上國。日夜警備，不敢安寢，惟執事諒之。』孟明曰：『鄭君旣犒師，何無國書？』弦高曰：『執事以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兵，寡君聞從者驅馳甚力，恐俟詞命之修，或失迎犒，遂口授下臣，匍匐請罪，非有他也。』孟明附耳言曰：『寡君之遣視，爲滑故也；豈敢及鄭？』傳令：『住軍於延津。』弦高稱謝而退。

西乞白乙問孟明：『駐軍延津何意？』孟明曰：『吾師千里

遠涉，止以出鄭人之不意，可以得志；今鄭人已知吾出軍之日，其爲備也久矣。攻之則城固而難克，圍之則兵少而無繼；今滑國無備，不若襲滑而破之，得其財物，猶可還報吾君，師出不爲無名也。

三

是夜三更，三帥兵分作三路，并力襲破滑城。滑君奔翟，秦兵大肆擄掠，子女玉帛，爲之一空。後人論此事，謂：『秦師目中已無鄭矣；若非弦高矯命犒師，以杜三師之謀，則滅國之禍，當在鄭而不在滑也。』

却說鄭穆公接了商人弦高密報，猶未深信；時當二月上旬，使人往客館，窺探杞子逢孫楊孫所爲。則已收束車乘，厲兵秣馬，整頓器械，人人裝束，個個抖擻，只等秦兵到來，這裏準備獻門。使

者回報，鄭伯大驚，乃使老大夫燭武，先見杞子逢孫楊孫，各以金帛爲贖。謂之曰：『君等久居於敝邑，敝邑以供給之故，亦財力俱竭矣。今聞吾子戒嚴，意者有行色乎？』孟明諸將，在周滑之間，盍往從之？』杞子大驚，暗思：『吾謀已洩，師至無功，反將得罪，不惟鄭不可留，秦亦不可歸矣。』乃託詞以謝燭武，卽日引親隨數十人，逃奔齊國。逢孫楊孫，亦奔宋國避罪。戍卒無主，屯聚於北門，欲爲亂。鄭穆公使佚之狐，多送行糧，分散衆人，導之還鄉。鄭穆公錄弦高之功，拜爲軍尉，自此鄭國安靖。

傳德
雍編

兒童簡易幻術

一册定價大洋
三角（七折）

本書系傳德雍先生編繪而成。其目的即爲啓發兒童之心靈與智識。謀小學生課外得正當高尚之娛樂。參譯歐西幻術書報。編就二十餘套之新奇幻術。內容力求簡易。俾易於兒童仿習。文字說明。分「現象」「解釋」「材料」三項。淺顯明白。無煩教者指導。即能了解。并有精確插圖二十餘幅。非常清晰。兒童閱後。更易穎悟。幻具用物。尤極簡單。毋須另製。以免多費金錢云。

上海大衆書局發行

各省各埠
各大書局
均有代售



.61
.3